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禪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



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別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踔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

從師於是遼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腳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
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腳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

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豎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日出匣後如何師嗟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鎊鎗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謹

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
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
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
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
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
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
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
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
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
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
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亾軀
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
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
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
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
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
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
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
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
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

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
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
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
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
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
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叅學人但問虛空討
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
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
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
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二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
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
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
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口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
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
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
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
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
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
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
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

說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
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
以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
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
之報犬有馱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
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
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
去騎牛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不問你諸人
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
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
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
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
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
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
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
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
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
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與化祇見興化家
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
麓絲竹謠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

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
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
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卽不問如何是直
截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卽肩挑
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
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
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
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
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
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
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卽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
發久立珍重問磨礮三尺劔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
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
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
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
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柱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
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
道道明明得得師室中插劔一口以草鞋一對
水一盆置在劔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劔邊擬

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榜僧堂
作此字^{〇〇}二二三几羿拙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
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叅師聞而笑之寶
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
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
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
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
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
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
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
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
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
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
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畱神空宗聞李公之
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
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
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
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
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
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

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巳卯

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觜魚腮上堂竒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劔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豎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

僧到這裡若也擬議劔梁落膊輪降款鐵作胸襟到
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
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
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
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裡打
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
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
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
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篋衣箬笠
從他破唄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椽三賢十聖是
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
蕩攬捨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
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
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
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鷄有時
一棒作箇布絲網攙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
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
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

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峰後。卽不問汝諸人。馬鎧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亾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道。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

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
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
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
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
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
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
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
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
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
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
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
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
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
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
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
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
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
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
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
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
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
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
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
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
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
現成公案也是打揲不辨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
班立從頭第二鬚毛斑爲甚麼不道第一鬚毛斑要
會麼金蕊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衆集
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
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
示衆擎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
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
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
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
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
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
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
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
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
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
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
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
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
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
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
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
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
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
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
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
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
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

主舉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
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日月從東出日向
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
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
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條然獨
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
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
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
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
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
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
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
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
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
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
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畱朕迹直饒論其頓
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

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銜
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
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
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
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
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
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
曰未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推明
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

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問

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腳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
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擲師曰向道不在說甚
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
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腳僧揭簾便入師攔臂
搗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屎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
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
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
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
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

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
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餠餅趙州茶曰
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
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
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
往省之少畱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
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
明覽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
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
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
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
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
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鬪未是
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
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
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
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
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叱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劔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畱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

撰述
三
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
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
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
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
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
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
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
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
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八十翁翁鞦韆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
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
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
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貓不捉鼠曰莫便是
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
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
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
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

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竒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卽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腳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歿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二
二十三
好喝一喝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
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
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
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
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
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
不會師曰兩下泥生

神鼎誣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王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
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頰達觀禪師普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
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
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
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
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

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踣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

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會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骼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祗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腳狗猴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
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
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
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
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
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
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筭子三寸
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
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
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
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拶出虛空
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
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
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
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隣嘗曰
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

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
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舶船過海赤腳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
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
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
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
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
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
不知是不是是是即也大奇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
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
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
甚麼法身有二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承和
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
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

撰述
五經卷十二
二十一
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
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何
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
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
句爲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
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
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
前不得錯舉叅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
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
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
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
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鑛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
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
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

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劔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

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一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却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畱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卽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腳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

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踈跳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堦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愴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卽不然

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竝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卽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曩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

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
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鰲
峯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
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閩浮提衆生以
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
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
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
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
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
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
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
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
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
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脅三
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
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
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
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之金鑿
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楊岐會皆推
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
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
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
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竝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
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
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
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自喝曰頭白
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不
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
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
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
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
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
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
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
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
龜文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
卽不然無固無必虚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
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
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
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
卽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
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不如此復且如
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
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
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
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
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
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
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
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
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
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

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
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
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
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
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
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
出家七歲爲僧十五游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
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
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
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
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
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
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
物違眞道廣每尋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
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
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

撰述
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
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
良久曰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
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
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
食已實訖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
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確
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北人搖
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
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
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
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
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
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旣是一真法界爲
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
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

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
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畱滓有僧
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
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
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
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
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
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
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
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
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
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人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
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踔跳古佛鏡中
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
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

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腳踏月兩頭白
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
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
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
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
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
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
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
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
來照師曰草鞋裏踣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
草鞋底下常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
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來熟廬陵
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
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
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歛
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
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
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
如何師曰粥飯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

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
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
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
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
好精籠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
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
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
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
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
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
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
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
箇妻祇解撈鰕捩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
門風斷絕大衆要識齋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
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
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三六曰來後如何

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
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
一重大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
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
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
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
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
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
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
他鴻鵠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
金剛背上爛如泥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
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
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瀉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畱乃曰山
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
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

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甕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

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糊繇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

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

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

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

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

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

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有僧出曰頭
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
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
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
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
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
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
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
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
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
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
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
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
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師進心珠歌曰心如
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
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
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

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
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
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
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
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
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
上堂泥蛇齧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
可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
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
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
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
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
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
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
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
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

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
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
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
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
曰鼈齧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
師曰堂前一盃夜明燈簾外數箠青瘦竹問諸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
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畱髭表丈夫問
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
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
師曰鬮體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鷄頭鳳尾曰
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
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
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
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問汝諸人飯是
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
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竒特寒山燒火滿頭灰
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
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

撰述
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
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
剗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
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
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臥以拄杖
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
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
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
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
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
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松連翠竹秋水
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
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尙爲人句師曰眼前
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
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
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
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

撰述
三
四
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二丈兔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卽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不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

撰述
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
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更道處師曰我有
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琅
邪一語忽投群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
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
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
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
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
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
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
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
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
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
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
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
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

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

敏曰敲空擊木木二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

撰述
王州卷之十一
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
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
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
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
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
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
曰大家相聚喫葶齋若喚作一葶齋入地獄如箭射
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
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
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
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
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
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
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
見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
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

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嗟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呷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

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
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
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
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
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
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
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
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
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
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
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日萬事成辦
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
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腳良久
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
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
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
昧衲僧道會也山水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
忽然須彌山踣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
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叅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
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

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竝無過
 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齧著一粒米未曾挂
 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
 如是著衣喫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
 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
 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
 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
 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
 可畱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
 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
 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
 抹音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
 輪回未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
 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辯圓覺
 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
 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
 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卽不問
 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
 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曾去

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叅舉百丈歲夜示衆曰
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叅禪禪又不
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
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
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
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
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
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
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
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
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
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
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
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
黃金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
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
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
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
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
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
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
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
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
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見孫玉偈傳來
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
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
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鼉鼻
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
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
走鷹混迹塵中未是齧豬之狗何異越坑墮壑正是
避溺投罟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
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
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磬底句師曰檻
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

撰述
三十一
齧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
文殊巴鼻一出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
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
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
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
聾人既得聞痲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
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
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杓禪床曰客來如何祇
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
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桺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
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荆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
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
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

撰述
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
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
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
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
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
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
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
生同死主中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
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
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
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
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
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
今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

撰述
三
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
使春糠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
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
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
飲氣目連鶩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
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
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
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
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
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
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
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
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
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
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

撰述
五
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
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
不得錯舉上堂天平平等故常覆地平平等故常載日月
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
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
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
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
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
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
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
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
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
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
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
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熱熬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
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
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
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劔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
和尚劔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
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
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
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
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
水露柱踉跳入燈籠裡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
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
未明何異曲蟪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
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旣不信禪豈可明
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爲
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
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
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
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
玄沙感指體上遭迤不知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
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
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
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
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
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
師曰更看泥牛鬪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
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
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
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
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
有裏尋無手攄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
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
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
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
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
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因措觀起堪其曾曰祇

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
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
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
何異無知洎洎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
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
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
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
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
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
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
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
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
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

春風觸目百花开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
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
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
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
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
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
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
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
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
師曰萬人叢裡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
疥狗曰如何是山裡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
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
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
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但薩舒
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
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

四諦法輪墮坑落壑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刺刺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卽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

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旣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蚪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蔣山元禪師法嗣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齧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

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
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
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峰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
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
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
有問祖師意連擗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
合惱亂山僧睡

雲峰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
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
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
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
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
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艣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踣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噓蘇噓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孟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

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
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
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
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搥膺
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鶻萬重雲祇一突
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
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二年來七十三年
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南嶽下十三世

大瀉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
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
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
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
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
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
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

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活捉獐龍眼裏著得須彌山
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
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
手師曰金鑰難辯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
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
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
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
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
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
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
夜看師室中間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
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畱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
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
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因措師
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
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
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
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裨有擬草庵歌
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
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
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
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
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
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
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
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
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
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瀉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
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
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
牀曰洎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巳前放過一
著十五日巳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

撰述
王叔會卷十二
六十一
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真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
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瀉山真如菴忠道
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
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
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卽打出或曰達
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
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
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
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
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
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
爲竒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

撰述
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
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
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
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
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
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
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踣跳過青
天露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
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
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
有竒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
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
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畱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
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
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撰述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鋌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
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
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
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蹠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
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
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
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
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
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
交馳成藥忌了人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
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門翻
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
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
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
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
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

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
穎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峰西上
堂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
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
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
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
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
人螟蠕成螺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
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
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地而行終
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
兔放鷹刻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
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
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
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人山
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
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
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
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

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
 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
 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
 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
 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
 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
 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
 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
 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
 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
 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
 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
 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旣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
 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
 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
 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
 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
 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

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

上竅當頭剗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
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豎會麼
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
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
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
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
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
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
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
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
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
曰突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剗覷面便
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
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
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
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
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

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
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
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
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
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
咬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
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
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
天眼目某在大滌克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
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跌坐書偈曰昨夜風
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
起拂子踣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
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
所鷓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
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
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旣不作佛法批判
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鑄鑊子不厭動搖半夜
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叅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亾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鬚鬆髮愛暖頻添櫛拙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叅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

撰述
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
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
詩紅稻啄殘鸚鵡鵲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
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
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
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清花發蟠桃
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
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卽不
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
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
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
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
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
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

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蹠菴
 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憇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
 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
 鄭公喬年漕淮西適冶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
 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
 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
 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
 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
 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壽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
 煒仰承
 五燈會元第十二卷
 計字二萬九千五百四
 十二箇
 該銀十五兩四錢四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王自謙書李應章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三少命才九二二

三

